

# 北齐时代的西域胡戎乐东渐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李建栋

**摘要:**西域胡戎乐为北齐朝野狂热迷恋而广为传播。高齐帝王集团既有着对西域胡戎乐情出天然的喜爱,又有着以推崇西域胡戎乐为纽带而崇胡抑汉、用胡人做大臣,以维系鲜卑皇权的政治用心。士人多以西域胡戎乐为安身立命的事业,其中和士开、祖珽以西域胡戎乐得宠并干预朝政,加速了北齐衰亡的步伐。

**关键词:**西域胡戎乐;胡汉之争;北朝;音乐史

**中图分类号:** I22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1)01-0084-07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青年教师科研资助计划项目(2006jqw032)

**作者简介:**李建栋,山西临县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安徽 芜湖 241000)。

在历代东渐中原的西域文化诸元素中,西域胡戎乐无疑是其中所承载使命较重的一种。西汉以降,西域胡戎乐能够大行其道、广为流播者以东汉、北齐、唐为盛,其中与政治关系密切者又以北齐为最。北齐朝野上下不但对西域胡戎乐疯狂迷恋,而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时精通西域胡戎乐者不论才格高下、龄齿长幼,往往可以开府封王、左右朝政,这是东汉与唐朝罕见的。西域胡戎乐在北齐流播之广、与政治关系之密切,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这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与政治关联的现象,而且是一个涉及文化与政治交叉的重要命题,即西域文化对中原政治的影响问题。

本文从西域胡戎乐在北齐的传播及其对北齐政治的影响入手,试图对西域胡戎乐与北齐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考察。

## 一、西域胡戎乐在北齐的传播

西域胡戎乐向中原传播在西周已肇其始,不过有文献可征的最早传入中原的西域胡戎乐曲是西汉时传入的《狄鞮》、《摩诃兜勒》两

种。东汉灵帝时期,西域胡戎乐向中原传播力度加大,然至魏晋,西域胡戎乐虽在中原流行,但随着封建帝国礼乐文明的进一步深化、雅乐的定制及国家对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的压制、歧视等原因,西域胡戎乐对中原渗透的趋势明显放缓。晋末永嘉之乱后至北魏前期的一个半世纪里,由于胡人政权入主中原,西域胡戎乐东渐的势头又开始加速。北魏宫廷雅乐对西域胡戎乐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宽至严、从全盘接受至大力剔除的过程,但结果依然是胡汉杂糅,西域胡戎乐已经根植于北魏士人的音乐理念中,不可剔除。

北魏东、西分裂后,黄河以东高齐帝国的开创者高欢是一鲜卑化汉人,他对胡汉杂糅的北魏宫廷雅乐并不排斥。高欢长子高澄对西域胡戎乐多所爱好。高澄同母弟高洋对西域胡戎乐的喜好甚于乃兄,“或身自歌舞,尽日通宵;或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或令崔季舒、刘桃枝负之而行,担胡鼓拍之”<sup>①</sup>;高洋异母弟高湛殊好胡琵琶、胡舞。对于高湛之子高纬而言,西域胡戎乐已成为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他

<sup>①</sup>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66,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53~2054页。

不仅对西域胡戎乐痴迷,而且能自度新曲。《隋书·音乐志中》云“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宦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sup>①</sup>

北齐宫廷诸王对西域胡戎乐也多所爱好。高洋的同父异母弟高湜,颇好胡笛、胡鼓。据《北齐书》,高湜“有宠于文宣”,及“文宣崩,兼司徒,导引梓宫,吹笛,云‘至尊颇知臣不’,又击胡鼓为乐”<sup>②</sup>。北齐广宁王高孝珩,以善吹笛而名播关西。北周灭北齐后孝珩入长安,“后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听也。’固命之,举笛截至口,泪下呜咽,武帝乃止”<sup>③</sup>。

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占人数较少的鲜卑统治集团对西域胡戎乐的喜好引发了北齐广大士人的狂热跟风。

魏收是北齐的文学家、史学家,颇好西域胡戎乐。《北齐书·魏收传》云“收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文宣末,数于东山与诸优为狝猴与狗斗,帝宠狎之。”<sup>④</sup>另外,今存魏收依西凉乐《永世乐》所填之诗一首,诗云“绮窗斜影入,上客酒须添。翠羽方开美,铅华汗不沾。关门今可下,落珥不相嫌。”<sup>⑤</sup>这是魏收喜好西域胡戎乐的另一明证。此外,大才子祖珽及胡人和士开亦皆好西域胡戎乐。

至于中下层士人,他们对西域胡戎乐同样留恋痴迷。章永兴、尔朱文略皆好西域胡戎乐。《北齐书》云“世宗(即高澄)尝令章永兴于马上弹胡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其八”;尔朱文略系于狱中,犹“弹琵琶,吹横笛,

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sup>⑥</sup>,西域胡戎乐几为其生命不可或缺之部分。阳俊之善作胡曲新声,“当文襄时,(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sup>⑦</sup>。

此外,诸多胡人乐工,因其多属乐户,演奏、创制西域胡戎乐自是其专长。曹僧奴、曹妙达父子“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数人皆“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sup>⑧</sup>;而沈过儿、王长通、安未弱、安马驹更是以演绎西域胡戎乐而盛极一时的知名人物。

鲜卑化的高齐帝王集团对西域胡戎乐全盘接受,是西域胡戎乐在北齐朝野广为流行的主要原因。北齐士人对西域胡戎乐的喜好、欣赏、钻研、创改,造就了有齐一代西域胡戎乐勃发的气象。

北齐士人对西域胡戎乐多所爱好,可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各自有别。帝王高澄、高洋、高湛、高纬等对西域胡戎乐之喜好,一方面出于胡人之质性天然,另一方面也与其维护鲜卑皇权有着微妙的关系;士人如魏收、祖珽、和士开,他们演绎西域胡戎乐,虽不乏天性喜好,但博取人主宠狎却是主要目的;乐户出身的曹僧奴、曹妙达、何朱弱、史丑多、沈过儿、王长通、安未弱、安马驹者流,他们之所以研习、创制西域胡戎乐,实乃出于生计所迫;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西域胡戎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闲雅”、“音韵窈窕,极于哀思”、“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哀怨”等能移人情的声韵特质<sup>⑨</sup>固然是他们热切接受的重要原因,而通西域胡戎乐往往可开府、封王的现实,又使他们把通晓西域胡戎乐当作

① 魏征《隋书·音乐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31页。

② 李百药《北齐书·高阳康穆王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38页。

③ 李百药《北齐书·广宁王高孝珩传》,第145~146页。

④ 李百药《北齐书·魏收传》,第495页。

⑤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68页。

⑥ 均见李百药《北齐书·外戚·尔朱文畅传附弟文略传》,第667页。

⑦ 李延寿《北史·阳尼传附阳俊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28页。

⑧ 李延寿《北史·恩幸·齐诸宦者传》,第3055页。

⑨ 刘昫《旧唐书·音乐志二》云“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0页。《旧唐书·音乐志二》云“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第1060页。《隋书·音乐志下》云“《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掩抑摧藏,哀音断绝。”第378~379页。《隋书·音乐志中》云“后主唯赏西域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声淫声,争新哀怨。”第331页。

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与此前西域胡戎乐在中原传播受传统礼教束缚相比(如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锐意于定制雅乐),西域胡戎乐在北齐的传播,少有乐之雅正与否的意识束缚,士人们可以爱我所爱,择而听之,这对于西域胡戎乐的传播及北齐士人对其声乐的改作而言,是大有裨益的。不过,当西域胡戎乐被高齐统治者及部分士人利用,并以此作为维系皇权或干预政治的工具时,西域胡戎乐就难免要与政治发生密切的关系。

## 二、西域胡戎乐与北齐的胡汉之争

西域胡戎乐流行于整个北朝,而北齐为甚。与之相伴的一个现象是,北朝的胡汉矛盾在北齐时代也最为尖锐。对于这两个相伴而生的极端现象,我们的看法是:西域胡戎乐的勃发与胡汉矛盾的紧张有着重大关系。

北齐诸帝对西域胡戎乐的喜好与他们情出天然的民族习性不无关系,但也不能忽略隐藏在其背后的政治用心——排抑汉人,稳操朝政。高欢、高洋时期,主上精明强干,他们重用衣冠士人,长于经国命世的汉人尚不足以对其心理产生巨大的压力。但至高湛、高纬执政时期,由于帝王本身的无能,自感不足以驾驭才出己者,故衣冠士人多被排抑,而不学无术的胡人却被委以重任。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北齐政无清明,然不至于权落汉家。所以崇胡抑汉成为这一时期北齐政治高层用人的一大原则,胡人乐工以西域胡戎乐而开府封王也就有了可能。

胡人乐工做官是北齐一大弊政。时“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sup>①</sup>、“沈过儿官至开府仪同,王长通年十四五,便假节通州刺史”<sup>②</sup>、“曹僧

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sup>③</sup>、“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sup>④</sup>。《旧唐书·李纲传》录李纲上书唐高祖李渊舞人不得干预政事条亦云“虽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既招物议,大敦彝伦,有国有家者以为殷鉴。”<sup>⑤</sup>尽管这些昔日的胡人乐工开府封王后“尤为人士之所疾恶”<sup>⑥</sup>、“有国有家者以为殷鉴”,可是他们参与国家政事却是事实。

胡人乐工的参政给北齐政治带来严重后果。一方面,胡人乐工与其他北齐冗员一起构成了庞大的行政队伍,导致北齐国库严重空虚。为解决财政危机,高湛、高纬采取了“赐诸佞幸卖官”<sup>⑦</sup>的荒唐策略,北齐用人机制从此走向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胡人乐工与西域商胡互为倚赖,干预政治。西域商胡利用后主独好西域胡戎乐的嗜好,往往不惜投入重金训练胡人乐工,并进献给后主以邀宠。《北史》云“武平(后主年号)时有胡小儿,俱是康阿、穆叔儿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眄出处,殆与阉官相埒。”<sup>⑧</sup>而胡人乐工也多通过自己在西域胡戎乐技艺上的演绎与钻研,博得后主宠幸,多“有至开府仪同者”<sup>⑨</sup>,这反过来也为商胡参政打开另一方便之门。此外,北齐商人可以买官例为西域商胡贿赂、结交北齐政要,进一步谋取政治利益创造了条件。《北齐书·杨愔传》云“太保、平原王(高)隆之与愔邻宅,愔尝见其门外有富胡数人,谓左右曰‘我们前幸无此物。’”<sup>⑩</sup>在诸如高隆之、和士开等政要的扶植提拔下,商胡、胡人乐工同预朝政,他们与北齐宫廷的其他幸臣一起,罗织了“刑残阉宦、苍头卢儿、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非直独守弄臣,且复多

① 李延寿《北史·恩幸·齐诸宦者传》,第3055页。

② 李百药《北齐书·恩幸·韩宝业等传》,第694页。

③ 李延寿《北史·恩幸·齐诸宦者传》,第3055页。

④ 魏徵《隋书·音乐志中》,第331页。

⑤ 刘昫《旧唐书·李纲传》,第2376页。

⑥ 李百药《北齐书·恩幸·韩宝业等传》,第694页。

⑦ 李百药《北齐书·后主纪》,第113页。

⑧ 李延寿《北史·恩幸·齐诸宦者传》,第3055页。

⑨ 李延寿《北史·恩幸·齐诸宦者传》,第3055页。

⑩ 李百药《北齐书·杨愔传》,第457页。

干朝政”<sup>①</sup>的混乱政局。

北齐从政的西域胡人中,地位最高者当属何海及何洪珍父子,他们在北齐后主朝不但封王,而且左右皇权,预政乱国。颜之推《观我生赋》云“武成奢侈,后宫御者数百人,食于水陆贡献珍异,至乃厌饱,弃于厕中。褙衣悉罗缣锦绣珍玉,织成五百一段。尔后宫掖遂为旧事。后主之在宫,乃使骆提婆母陆氏为之,又胡人何洪珍等为左右,后皆预政乱国焉。”<sup>②</sup>

“西域丑胡”、“龟兹杂伎”以西域胡戎乐干预朝政现象虽为北齐胡人执政之一翼,可是在高齐统治集团崇胡抑汉、对胡域文化寻绎的过程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尽管西域胡戎乐在北魏已颇为流行,但至北齐时代,朝野上下对西域胡戎乐迷恋至狂热的程度却是北魏难以企及的。擅长演绎西域胡戎乐的胡人乐工得以开府封王的政治利益刺激,是广大士人跟风的根本原因,而这也反过来正好迎合了高齐统治者崇胡抑汉、巩固统治的根本用意。所以在这一政治策略中,西域胡戎乐无疑成为高齐统治者重用胡人、稳固统治的一种媒介或纽带。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指出“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sup>③</sup>即胡汉之争并非胡人血统与汉人血统的分野,而是对胡文化或汉文化的认同或排斥。胡汉之争反映在北齐政治上,即秉承胡性气质的士人与秉承汉性气质的士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如当时太子高殷颇习经传,文宣帝高洋即对此颇为不满“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sup>④</sup>颜之推《观我生赋》也指出当时胡汉之争中“武职疾文人”的实际情状。

不过,至高齐末期,限于文化认同及普通的政治权力层面上的胡汉之争已不是重中之重,

鲜卑皇权的稳固掌握才是胡汉之争的核心所在,这反映出高齐统治者在失去民心后的无奈。高湛、高纬利用西域胡戎乐作为勃兴胡文化的一个纽带或诱发点,进而重用胡人(包括胡化的汉人),将衣冠士人(包括汉化的胡人)排抑于政治高层之外,以达维系摇摇欲坠的高齐鲜卑国祚之目的。也因此,这一时期崇胡抑汉之风大兴,更有甚者,帝王与宠胡往往联合起来制造令人发指的灭汉事件。以下举例略述之:

斛律光是朔州敕勒部人,其为人古质,工于骑射,是北齐重要武将,有着强烈的反汉情结。他对于汉人祖珽执政颇为不满。《北齐书·祖珽传》云祖珽势倾朝野,“斛律光甚恶之,遥见窃骂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计数!’”<sup>⑤</sup>常谓诸将云“边境消息,处分兵马,赵令尝与吾等参论之。盲人(指祖珽,时祖珽已盲)掌机密来,全不共我辈语,止恐误他家国家事。”<sup>⑥</sup>和士开本一胡人,在斛律光看来,却颇具汉家性质。琅琊王高俨(后主高纬同母弟)杀和士开,斛律光却为高俨开脱说“天子弟杀一汉,何所苦。”<sup>⑦</sup>善无人高阿那肱胡性气质较浓,也有排汉情绪。“肱妙于骑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为世祖所爱重”<sup>⑧</sup>。其不知星宿,却对汉化胡人源师强辞夺理说“汉儿强知星宿”<sup>⑨</sup>。昌黎人韩凤有着强烈的排汉心理,他对衣冠士人尤为忌恨。《北齐书·恩幸·韩凤传》云“凤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冤酷,皆凤所为。每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若见武职,虽厮养末品亦容下之。”<sup>⑩</sup>胡化汉人高元海、穆提婆对汉人亦有敌对情绪。《北齐书·祖珽传》曰“元海语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徵(祖珽字孝徵)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sup>⑪</sup>此外,拥有实权

① 李百药《北齐书·恩幸传序》,第685页。

② 颜之推《观我生赋》,见《北齐书·文苑·颜之推传》,第624页。

③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6页。

④ 李百药《北齐书·废帝纪》,第73页。

⑤ 李百药《北齐书·祖珽传》,第519页。

⑥ 李百药《北齐书·琅琊王俨传》,第162页。

⑦ 李百药《北齐书·恩幸·高阿那肱传》,第690页。

⑧ 李百药《北齐书·恩幸·高阿那肱传》,第690页。

⑨ 李百药《北齐书·恩幸·韩凤传》,第693页。

⑩ 李百药《北齐书·祖珽传》,第519页。

的外戚胡长仁、胡长粲也都是胡性气质较浓的胡人。至于后主高纬,他对于衣冠士人执政更有一种近乎变态的防范心理。《北齐书·后主纪》云“其奏事者,虽三公令录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旨,惊走而出。”<sup>①</sup>衣冠士人奏事时若仰视帝王,即被视为欺君,唯战战兢兢、唯命是听者才有可能勉强从事。韩凤虽然主导了灭汉事件,但这也与后主高纬忌贤妒能的心理不无关系。《北齐书·崔季舒传》对此记载颇详:北齐寿春被围,后主欲退避晋阳,崔季舒与张雕等一批忠直文官连名谏阻之,“长鸾(韩凤字长鸾)遂奏云‘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合章殿,以季舒、张雕、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为首,并斩之殿庭。长鸾令弃其尸于漳水”<sup>②</sup>。在高纬以谋反罪杀崔季舒等六人的残酷事件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其出于近乎变态心理的对风雨飘摇中北齐鲜卑皇权的极力维系。

北齐统治者为了牢牢掌握鲜卑皇权,在用人机制上直接作了大的变动。在文宣帝高洋时期,汉人杨愔尚可以作为托付大事的顾命大臣,而至武成帝高湛崩后,北齐政坛的“八贵”<sup>③</sup>中,赵彦深、元文遥虽算是典型的具备汉家性质的文官,不过,“赵彦深阿谀顺旨,俯首怀禄,元文遥器能先见,不敢措言”<sup>④</sup>也是事实,即便如此,赵、元二人亦在后主亲政不久后即被疏出。他如胡长粲、娄定远、和士开、慕容绍宗、高阿那肱、唐邕都是胡人,这一情状基本反映出高齐统治者欲以胡人为执政大臣,极力维系鲜卑政权的狭隘政治用心。

当然,北齐时代以西域胡戎乐为纽带而兴发的张扬胡性气质、排抑汉家性质的事件,主要出于胡汉权力之争及因之而衍生的胡域文化认同心理,并非文化上对汉化的反动。

从北齐官员成分来看,后主高纬虽然不用

汉人做大臣,但北齐中下层官员毕竟还是汉人居多。而且高纬本人对于汉人、汉文化并不反感,相反,他是北齐诸帝中对汉文化最为推崇者。北齐文林馆的设立即是明证。《北齐书·后主纪》云“帝幼而令善,及长,颇学缀文,置文林馆,引诸文士焉。”<sup>⑤</sup>文林馆的设立直接促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部类书巨作《修文殿御览》的辑撰。以此方之,高纬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亦不在小。高纬也自能作诗,时胡皇后被高纬母胡太后废为庶人,剃发送还其家,高纬思之不得见而“每致诗以通意”<sup>⑥</sup>。从以上高纬对汉文化的喜好可以看出,北齐反汉化的动机重在胡人政权的掌控,而并非对汉文化的反动。

综上,西域胡戎乐为高齐帝王集团狂热迷恋,与其民族习性有关。同时,西域胡戎乐也充当了统治者寻求对胡域文化认同心理、维系高齐鲜卑皇权的重要纽带,西域胡戎乐在北齐胡汉之争中起着微妙的诱导作用。北齐胡汉之争的结果是:胡性对汉性的斗争取得彻底胜利,衣冠士人被排挤于政治核心之外,高齐统治者稳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不过,其反作用也是明显的,胡人执政堕坏了高齐帝国的统治基础,终使国家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 三、西域胡戎乐与北齐宠臣的干政

就高齐帝王而言,西域胡戎乐充当了崇胡抑汉、维系鲜卑皇权至上地位的纽带。而对于多数士人而言,西域胡戎乐却无疑是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一项重要事业。《颜氏家训》对北齐士人的这一心态记载颇为详实“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sup>⑦</sup>在他们看来,西域胡戎乐不仅仅是愉悦性情的艺术,更是一

① 李百药《北齐书·后主纪》,第122页。

② 李百药《北齐书·崔季舒传》,第513页。

③ 李百药《北齐书·外戚·胡长粲传》,第669页。

④ 卢思道《北齐兴亡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9册之《全隋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89~490页。

⑤ 李百药《北齐书·后主纪》,第112页。

⑥ 李延寿《北史·齐后主皇后胡氏传》,第524页。

⑦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项得以进入政治上层的事业。于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命世理念受到挑战,擅长演绎西域胡戎乐者却往往能厕入政治上层。他们往往了无命世器能,却能够谄佞君主,乱政害人,引发了北齐后期严重的政治危机。

以西域胡戎乐进身而播弄朝政者,以和士开、祖珽为最。

和士开的祖先是西域商胡,他禀性庸鄙,亦不喜读书,唯以胡琵琶、胡舞及胡戏握槊而得与武成帝高湛相亲狎。高湛未践帝位前,士开即与其颇有“共同语言”。士开“尝谓王(即高湛)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sup>①</sup>高湛即帝位后,二人之亲密更是无所不及。《资治通鉴》记载曰“齐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有宠于齐主(此指高湛),齐主外朝视事,或在内宴赏,须臾之间,不得不与士开相见,或累日不归,一日数入;或放还之后,俄顷即追,未至之间,连骑督趣,奸谄百端,宠爱日隆,前后赏赐,不可胜纪。”<sup>②</sup>借此,和士开位遇日隆,官至侍中、尚书右仆射。

当士开得势之后,便以帝王应及时行乐为借口,权移鹿马。《北史·恩幸·和士开传》曰:“(士开)至说武成云‘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恣意作乐,纵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敌千年。国事分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帝大悦。”如此露骨的掠权摄政之言,在高湛听来却颇为受用。对于昏庸的武成帝高湛而言,西域胡戎乐乃一“恣意作乐,纵横行之”的娱乐艺术。对于和士开而言,以西域胡戎乐得宠并蛊惑主上,进而摄政却是根本目的之所在。于是在此谏之后,高湛所任用的官员几乎都出于和士开的一手策划“委赵彦深掌官爵,元文遥掌财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骑兵,冯子琮、胡长粲掌东宫。帝三四日乃一坐朝,书数字而已,略无言,须臾

罢入。”<sup>③</sup>这些执政大臣能为高湛重用,当与“处得言地”<sup>④</sup>的和士开荐引密切相关。后主时期陆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韩凤与士开共同宰制天下<sup>⑤</sup>,他们皆与士开关系深密。陆令萱与穆提婆母子与士开是同党,高阿那肱更是士开一手培植的党羽,至于韩凤,史书虽对其与士开关系略无记述,但韩凤与高阿那肱、穆提婆也是死党,可见士开与韩凤关系盖非一般。士开正是与这些受宠幸的胡人朋党勾结,共同堕坏了北齐政治。

和士开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权力,又主导了武成禅位后主一事。当时朝士结附之者多仕宦通达。“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与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sup>⑥</sup>,高阿那肱、魏收、何洪珍皆因此而受到重用。此外,其他谄悦士开的中下层朝士亦往往能得到提拔重用。而对于给自己权力构成威胁者或朝中声望优于己者,和士开则给予沉重打击。祖珽、胡长仁、高睿、元文遥、姜定远、高孝瑜、封孝琰、高元海皆因和士开的忌恨而被疏或被杀。

和士开之外,祖珽是以胡琵琶进身的另一宠臣。祖珽的父亲是北魏大才子祖莹,受家学影响,“珽神情机警,词藻道逸,少驰令誉,为世所推”<sup>⑦</sup>。当然,祖珽能为诸帝所看重,更与他通四夷语及西域胡戎乐有重要关系。祖珽颇好西域胡戎乐,以与诸年少演奏西域胡戎乐兼作声色之游为乐事。《北齐书》本传云:“(祖珽)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sup>⑧</sup>祖珽的这些品行爱好,对其仕进不但没有阻滞,反而大有帮助。如上所述,祖珽在武成、后主两朝不以文学与命世才能进身,反以胡琵琶、胡桃油画、占术得宠。

祖珽以西域胡戎乐得主上宠幸,并得以参

① 李百药《北齐书·恩幸·和士开传》,第686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69,第2548页。

③ 李延寿《北史·恩幸·和士开传》,第3044页。

④ 李百药《北齐书·元文遥传》,第504页。

⑤ 李百药《北齐书·后主纪》曰:“(后主)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第112页。

⑥ 李百药《北齐书·恩幸·和士开传》,第689页。

⑦ 李百药《北齐书·祖珽传》,第513页。

⑧ 李百药《北齐书·祖珽传》,第514页。

政而势倾朝野,群臣莫比。他在武成后期“既见重二宫,遂志于宰相”<sup>①</sup>。至后主朝,祖珽结纳陆令萱、穆提婆母子,又为后主献计杀琅玕王高俨而“渐被任遇”,“拜尚书左仆射,监国史,加特进,入文林馆,总监撰书,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干,给兵七十人。所住宅在义井坊,旁拓邻居,大事修筑,陆媪自往案行。势倾朝野”<sup>②</sup>。

祖珽得势后,其内外亲戚亦加官进爵。《北齐书》本传云其“专主机衡,总知骑兵、外兵事。内外亲戚,皆得显位”<sup>③</sup>。对于自己的政治异己高元海、尹子华、李叔元、张叔略,祖珽予以无情打击。“珽列元海共司农卿尹子华、太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张叔略等结朋树党。遂除子华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营州录事参军。陆媪又唱和之,复除元海郑州刺史。”<sup>④</sup>北齐大将军斛律光对祖珽独断专权不满,珽即与陆令萱合谋而杀斛律光,并灭其族。此事对北齐朝野震动很大,因为其后周将韦孝宽之所以能率兵长驱东进北齐,与斛律光之死有重大关系。连同宏才大略的周武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此人若在,朕岂能至邺”<sup>⑤</sup>的事实,以此方之,祖珽可谓致北齐速灭之千古罪人。

综上,和士开与祖珽以西域胡戎乐受宠,并干预政治,给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害。和士开直接以西域胡戎乐蛊惑主上,达到了其掠权摄政的目的。士开任人唯亲,朝臣对他唯命是从,浇薄邪佞得以重用,名贤素士却被排斥,北齐官制由此加速了腐败进程。而祖珽以西域胡戎乐得宠后也危害甚重。一方面,他助成了和士开主导的高湛禅位高纬的荒唐政事。另一方面,他在高纬时代与陆令萱、穆提婆朋党相结,势倾朝野,打击异己,制造了北齐末期政治上诸多恐怖事件。尤其是他对斛律光的政治谋杀,更直接造成了北齐对北周军事上由对峙至防守态势的

失衡,进一步加速了北齐灭亡的步伐。

#### 四、结 语

西域胡戎乐毕竟只是一种音乐艺术,我们无意对其进行全面的价值评判。尽管西域胡戎乐对北齐政治影响至深,然其不直接与政治发生关系亦是事实。作为一种音乐艺术的西域胡戎乐与北齐政治关系之种种,亦非本文所能尽言,本文的出发点也仅仅是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引申或提示。

就西域胡戎乐与北齐政治的关系而言,北齐统治者欲利用它作为倡导胡域文化的传声筒,进而达到排抑执政汉人、稳享鲜卑国祚之目的,这一点无可厚非;衣冠士人欲利用它作为仕进或被帝王宠幸的工具,也在情理之中,但隋唐士人却往往对西域胡戎乐不依不饶。郑译据苏祇婆龟兹琵琶声律而改定了隋宫廷乐,万宝常即启奏隋文帝云“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sup>⑥</sup>唐初史官云“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倡优纒杂,咸来萃止。其哀管新声,淫弦巧奏,皆出邺城之下,高齐之旧曲云。”<sup>⑦</sup>从中也可看出他们对西域胡戎乐的贬抑态度。唐御史大夫杜淹说得更绝对,以为北齐、陈朝亡于胡乐新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sup>⑧</sup>

平心而论,我们不应把北齐衰亡这笔账都记在胡乐新声上。因为当时北周也同样存在政治上的胡汉之争,胡人乐工同样被宠幸,结果却是国家强大到足以东灭北齐、南夷江左的程度。西域胡戎乐之所以能对北齐政治产生负面影响,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主昏、臣佞的特定历史状况。

责任编辑:刘 云;校对:杨国平 徐玲英

①②③④ 李百药《北齐书·祖珽传》,第517页、519页、520页、520页。

⑤ 李百药《北齐书·斛律光传》,第226页。

⑥ 魏征《隋书·艺术·万宝常传》,第1784页。

⑦ 魏征《隋书·音乐志上》,第287页。

⑧ 刘煦《旧唐书·音乐志一》,第1041页。